

ERTONG WENXUE XUAN

儿童文学选



儿童文学选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儿 童 文 学 选

卢奋庚等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5.25 字数：124千字

〔1980年11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500册



书号：R10088·695 定价：0.49元

尾画：玉泉、风仙、俊奇、改芳

内 容 简 介

这本儿童文学选，以多种体裁，从不同的生活角度，刻画了一些性格鲜明可爱的少年儿童和把心血、汗水浇灌于幼苗的老师、家长以及科学工作者。

这些作品无论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；还是叙述十年浩劫留给人们的精神创伤，对生活均做了真切的记载！童话、寓言、科学幻想小说及民间故事则想象力强，寓意深刻，给人以美感和向上的力量。

通过阅读这些生动、活泼的篇章，青少年将会从思想上受到启迪与教育，从而丰富精神世界、增长智慧与才干。

作品文笔清新、构思新颖，人物内心活动描写细腻入微，颇引人入胜。

目 次

短篇小说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
| 老师和我们..... | 卢庚奋 | (3) |
| 小明和小灰猫..... | 卢少强 | (18) |
| 神仙爷爷退休..... | 三 元 | (33) |
| 失足的孩子..... | 徐太国 | (37) |
| 咪 咪..... | 庄之明 杨大利 | (44) |
| 锁..... | 肖 刚 | (56) |
| “秘 密”..... | 张恩忠 | (67) |
| “野猫子”和老教授..... | 解义勇 | (76) |
| 温 暖..... | 李 千 | (87) |
| 海菊花和宝石花..... | 庄之明 | (93) |
| 两个小组长..... | 郭书琪 | (103) |

童话、寓言、科学幻想小说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|
| 小姑娘的歌..... | 冀光明 高炯 | (113) |
| 鱼儿的来信..... | 刘仁隆 | (120) |
| 一次有意义的旅行..... | 祁继平 | (125) |
| 想捉狐狸的小猫..... | 安凤和 | (133) |
| 挂金钥匙的孩子..... | 高鑫 林阿绵 | (143) |

民间故事

山泉与云妹 史铭一 (152)

诗歌、儿歌

小雨点 伊克昭 (161)

小草 赵桂卿 (162)

勇敢的天鹅 梁 泊 (163)

松鼠种树 梁 泊 (164)



短篇小说

老师和我们

卢庚奋

一

我十四岁那年，考上了铁匠铺完小。铁匠铺是个离我们村七八里远的小镇，三面环山，西临黄河。完小座落在北山脚下，门前流过一条银链般的小河。

我们的班主任刘二林，是一位近五十岁的老教师，高高的个头，脸庞瘦削，额上有一块伤疤。起初我还真有点瞧不起他；可当我得知刘老师的伤疤是他当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留下来的，我才对他尊敬起来。

那年，是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灾难的年头，群众的生活十分艰苦，我们早晚都是玉茭稀饭，中午，拳头大一个玉茭面“帽壳”，一勺开水煮白菜。这对于我这个半大小子简直受不了，常是饿着肚子上课。

有一天，我实在忍耐不住，偷偷地逃学了。

我沮丧地坐在山坡上，叹着气。忽然，一股烧山药蛋的香味钻进鼻孔。仔细一看，地边上有堆快要熄灭的火，还冒着轻烟。一定是有人烧山药蛋来着！我跳起来，跑过去，希望能找到几颗别人丢下的山药蛋，但是，把火堆翻遍了，却没找到。

这时候，我看见几个孩子在刨过的山药地里拣山药，我心头一动，也拣起山药来。可是，当我来到火堆前的时候，火却熄灭

了。

我悲哀地躺在山坡上……

几朵白云挂在湛蓝的天上，几只喜鹊在大柳树上吱喳。风儿掠过高粱穗头；野香缕缕，勾起我无限思家之情，那时真仿佛驾着秋风，回到了村子，回到了妈妈身边……

我在想：金生叔——我们村一个很有文化、在县里工作的干部，回村种了地！还有明生哥，已经在高中念了一年了，不也退学不念了吗？那么，我一个刚刚考上完小的学生，还念这书干什么呢？退学的念头，象天空云朵渐渐膨胀、扩大，最后，充塞了我的整个脑际。我当即决定：“不念了。回家！”

我一边玩，一边往村里走。想到再也不用背那些难记的课文，算那些费脑筋的习题，心里觉得舒坦些。

但是，走着走着，刘老师那瘦削的面孔，那发亮的伤疤，以及那伸到黑板上写字的右手，却顽强地浮现在眼前，我心头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，我落泪了。

二

天黑后，在绵绵秋雨中我回到了家。爸爸妈妈惊奇地问：“还不到星期六，怎么回来了？”我只好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。爸爸生气地说：“咱家祖祖辈辈没个念书的人，如今新社会，好不容易能念书，你现在却不想念了；你老子象你这么大的时候，还给人家扛长工哩！甚也由着你，马上给我回去！”妈妈护着我，说：“如今这书，念不念都一样，人家考上初中的、高中的，不是有好些退学不念了吗？不念就不念吧，省得孩儿受制。”爸爸虽然不赞成妈妈的说法，但也寻不出充足的理由来。两人生了一顿气。我呢，反正要退学。夜很深了，还没有睡着。

半夜时分，突然响起一阵敲大门的声音。在沙沙的雨声中，大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接着是一声略带沙哑的问话：“广田回来了吗？”

吓，刘老师！

我赶紧把被子蒙在头上，心紧缩起来……

脚步声进了屋，听见刘老师说：“回来就行了。我们打了熄灯铃，不见他回去睡觉，大伙儿可急坏了。咱完小紧挨黄河，周围到处是崖头圪塄，总叫人不放心。”

我悄悄拉开条被缝，朝刘老师望去，只见刘老师身上湿得很厉害，膝盖和胳膊肘上，糊上了一片片泥巴，我仿佛看见，在泥泞的山路上，刘老师，顶着潇潇秋雨，一步一滑地走着……

我心里翻起一个热浪，鼻子一阵酸楚，眼睛又模糊了。

爸爸骂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，妈妈在一旁叹气，刘老师解劝着，直谈到他们说服了我明天回学校这才罢休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和刘老师一块儿回学校。路上，他没有说一句批评我的话，却总说自己关心学生不够。我被深深地感动了，毫不隐瞒地告诉了我退学的想法和经过。当他听我说到拣山药蛋的情形时，他那紧锁的双眉意想不到地舒展了。

“嗨，这倒是个办法，咱们发动同学们搞代食品，补充些粮食的不足。

当火红的朝霞染红东方天际的时候，我们来到刨过山药的地。有的挥舞锄头，有的用手在泥土中寻找，每当刨出一颗橙黄色的山药蛋，同学们都喊起来：“唏，又一颗！又一颗！”

刘老师夹在我们中间，一边刨，一边给我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，激励我们学习先辈的榜样。直到今天，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刘老师当时说过的一段话：

“……同学们，困难算得了什么！对于困难，要藐视它，不做困难的俘虏；要重视它，千方百计地战胜它。”

休息时，我们坐在山坡上，欢迎刘老师唱支歌。刘老师清清嗓子唱了起来：

九月里来秋风凉，

谷子糜子上了场。

.....

嗓音虽然有些沙哑，但浓郁的乡土风味，却象秋野的馨香，沁人心脾。

在我们热烈的掌声中，刘老师接着又唱了《南泥湾》、《绣金匾》。

我第一次被歌曲的魅力征服，直到今天，我仍然深深地喜爱着这些歌。每当唱起这些歌，眼前便浮现出蓝天、白云、秋野。不，主要是刘老师的那富有活力的形象。

后来，刘老师又带领我们采集了许多代食品，象榆叶、槐叶啦，玉茭棒的轴啦，凉干，磨成粉，掺和着吃。那样虽说不怎么好吃，但肚子总能填饱了。我的脑子里再没产生过退学的念头，我们班里的同学，都安心地学习起来。

为了提高教学质量，刘老师把我们分成六个小组，开展了学习竞赛。我们谁也不愿意给组里丢脸，不让任何一个组员掉队。所以，都拼命学习，有时，连课外活动时间，也钻在教室里看书，做作业。每逢这时候，刘老师总是走进教室来，不容分说，把我们撵到教室外，要我们活动活动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在全县的一次会考中，我们班夺得了第一名。当时那个高兴劲儿，简直没法形容。

三

漫天的飞雪，送走了金色的秋天，给大地母亲披上了一件圣

洁的银装。几个不爱打篮球的同学，就到结了冰的小河上去打滑。刘老师见了摇摇头，谁料他竟拿自己的残废金，给我们买回十二双滑冰鞋（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）。当我们抚摸着那雪亮的冰刀的时候，那个高兴劲儿甭提了。

没用多少日子，我们就学会了滑冰。班主任杨有民的滑冰技术最高，凤凰展翅，金鸡独立，那高超的滑技，招来多少敬慕的目光！

就在这时，一件令人扫兴的事发生了：那天滑完冰，少了一双冰鞋。同学们查来查去，毫无结果。

三天过去了，仍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线索。联系到前几天张小兵丢失钢笔和冯青才丢失钱的事，同学们十分恼火。三件事，闹得同学之间互相猜疑，严重地影响了团结。我们班委会委员咬牙切齿，恨死那个偷人贼。杨有民擂着桌子，发誓说：“嗨，追查出这个可恨的家伙，我非揍他个半死！”

那些天，刘老师的眉宇间隐现着一丝不易觉察的恼怒。课余时间，他找一些同学谈话，和我们一块开班委会，分析同学们提供的每一个情况。

有一天，他又把我们班干部召集起来，告诉我们，用不着再猜疑那个，要把目标集中到冯青才一个人身上。这使我们感到有些意外，因为我们虽然看不起这个爱占小便宜的同学，但这件事，却没有怀疑到他，因为他不光丢过钱，而且比谁都厉害地咒骂过偷人贼哩。刘老师告诉我们，冯青才根本就没有丢过钱，当时，他身上压根儿就没有他所说的丢了的那五块钱。他见我们满脸狐疑，接着告诉我们：他发现冯青才骂贼的神态有些特别，盘问他那五块钱的来历，又支支吾吾，说钱是他爸爸给的，一调查，他爸爸并没给过他钱。

啊，原来如此！冯青才捣鬼，还那样起劲地骂贼，是想把水

搅浑，嫁祸于人哪！

“他承认了没有？”我们急切地问。

“还没有哩，找他谈了几次话，效果不大。”刘老师说。

“把那家伙叫来，咱众人问他！这个三只手的坏东西。”杨有民说。

刘老师摇摇头：“不能。咱们要启发诱导他自己主动承认，从思想上解决问题。刚才这个线索，只有我和你们知道，不要再给任何人说，这是纪律。”

对于刘老师说的“纪律”，我们思想上虽然有些不通，但还是勉强接受了。

但是，那时候，我们毕竟是单纯、幼稚的。眼看寒假要来了，还不见冯青才承认，我们实在忍耐不住了。有一天晚饭后，我叫上杨有民，来到小河边，对他说：“那家伙还没承认，你说该怎办？”

杨有民说：“刘老师不是说，要咱多做工作，耐心等待嘛。”

我说：“等到什么时候呢？眼看快放寒假了。等到毕了业，他就没事了。”

杨有民搔着头问：“依你看该怎办？”

我晃晃拳头：“咱俩叫来他，让他交待。”

上夜自习的时候，我俩把冯青才叫到寝室。我俩绷着脸，逼视着冯青才。没料到冯青才象钟鼓楼上的雀，早惊吓出来了，非但不认帐，还反咬人一口哩！杨有民火得直晃拳头。

直到放寒假，仍然没有结果。

阴历正月十五，是我们县城的古会。这天，我挤在人流里，看耍狮子篷船，可又听人说，后河漕那边公审犯人，我又挤去看。只见一座台子上，站着几个颤里颤颤的人。啊，犯人就是这模樣！

这时，一个年轻的罪犯在沉痛地向人们叙述他犯罪的根源和经过。小时候怎样偷地里的香瓜、树上的红枣；上学后，怎样偷同学的铅笔、水笔、衣服、钱，最后终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。

正听着，身后传来一阵压抑的抽泣声。循声望去，吓，刘老师也来了！还有冯青才。冯青才把头埋在刘老师怀里，在哭哪！

“刘老师，冯青才怎啦？”我挤到刘老师跟前，奇怪地问。

冯青才偷偷看我一眼，埋下头，哭得更厉害了。

刘老师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领着我俩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。

“我……没脸见同学们啦……俺爹要是知道了，嗯嗯嗯……非打死我不可……”冯青才说。

啊，原来是这样，我恍然大悟了。

“你放心，只要你痛改前非，永不再犯，我，广田，保证给你保密。有机会，把拿去的东西都交我好了，我送还同学。”

冯青才抬起头，惊疑地望着刘老师和我。

“真的，我们一定给你保密。放下包袱，从头开始吧。前进的路上，谁也说不定会跌跤，跌倒爬起来就行了。”刘老师感慨地说。

冯青才突然又大哭起来，两只肩膀头一下一下地耸动。刘老师掏出自己折叠得四四方方的手绢，擦着冯青才脸上的泪水，冯青才渐渐止住了哭。

刘老师指着河漕里的高跷，对冯青才说：“好啦，看红火去吧。”

冯青才一走，我就问：“为什么要给他保密呢？让他好好检查才对哩。”

刘老师笑了：“他既然已经主动承认了错误，并且决心改正，为什么要搞得他声名狼藉呢？这样，说不定会使他自甘堕落，走上罪犯的道路。我们要伸出热忱的双手，帮助他前进。”

刘老师想得多周到啊！原来，刘老师听说今天开公审大会，专门跑了十五里路，叫上冯青才跟他一块来县城“赶会”，对他进行教育。

开学后，刘老师又建议让冯青才担任班里的图书管理员。当我们把这个决定告知他的时候，他激动得眼泪一直在眼眶里转。后来冯青才转变得很好，已在农科战线上做出了不少成绩。

四

从黄河上游吹来的寒风，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。学校脚下的小河解冻了，浑浊的河水淙淙流淌，象唱着一首欢乐的歌儿。山坡上，开出了烂漫的山花，云霞般的桃花。春天来到了黄河岸边。

我们从山坡上采来野菊花，从崖畔上折来打满花骨朵的山桃枝，插到瓶里，悄悄放在刘老师的办公桌上。有时候，刘老师也和我们一块儿到山坡上去。我们坐在大石头上，唱赞美春天的歌。心儿啊，向着未来张开了翅膀。

有一回，我们坐在北山坡一块比较平缓的石坡上，磨着刘老师给我们讲故事。刘老师从石头缝里抓起一把泥土，攥成一球，用手指头又慢慢地拨拉着，象要从里面寻出什么宝贝似的，赞叹道：“多肥沃的土地啊，可惜荒着！”

那泥土虚洞洞黑蓬蓬的，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，都认得土质的好赖，也都不由得跟着刘老师赞叹起来。

刘老师从石头缝里拔了一棵茁壮的小草，端详着，给我们讲了抗日战争时期，为了粉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扫荡和经济封锁，根据地抗日军民响应毛主席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的号召，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的故事。刘老师把毛主席为

抗大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题词“一面学习，一面生产，克服困难，敌人丧胆”，清清楚楚地写在石头上，沉思片刻，问我们：“同学们，咱们是不是……”

“咱们也来个‘一面学习，一面生产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’的大生产运动！”不等刘老师说完，杨有民抢着说。

倒底是班主席！我们纷纷赞成。

于是，在那些个雾霭蒙蒙的早晨和晚霞瑰丽的黄昏，我们在刘老师的带领下，先后开了十三块荒地。大块的有两三个蓝球场拼起来那么大；小块的比排球场大不了多少。种上了葫芦、豆角、山药、糜谷。

我永远忘不了这么一件事。

那是开荒后的一天，我们渐渐发现，头一天开过的荒地，第二天来看，好象又有谁开了一溜似的。同学们议论纷纷，闹不清是怎么回事。张小兵说：“我看哪，很可能是咱们感动了上帝，上帝派人黑夜里给咱开的。”刘老师说：“我看是你们看得眼花啦！”我们既不信“上帝”，也不信“看得眼花”，我和杨有民决心揭开这个秘密。

第二天黎明，镇上的公鸡刚叫头遍，我俩就起了床，悄悄朝昨天刨了半拉的荒地走去。

一弯金黄的下弦月在天际遨游。湿漉漉的山风揉合着花草的郁香和朝露的清凉，沙沙地吹拂。黄河黑黝黝的河水翻腾奔涌，发出悦耳的涛声。坡上，发出“扑、扑”的声音，朦胧的月光下，在昨天开过的荒地里，一个人正在开荒。镢头撞在石头上，迸出扇形的火花。那人刨几下，弯下腰，把刨出来的石块扔进旁边的乱石沟。

尽管离得还有那么一截，但是，我俩马上就认出，那是我们敬爱的刘老师。